

围城
□朱朱



大刘在小城开了家粤菜餐馆，生意红火的时候翻台是常态。疫情来了以后，餐馆停业，大刘也回不去，广州疫情比当地还严重。一家企业的老板是粤菜馆的常客，把大刘介绍到口罩厂去做饭，员工都是封闭式管理，集中住宿，就地解决三餐，原来食堂的师傅去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了，大刘便提着行李去了工厂。购买食材是原来的进货途径，检验卫生证照齐全，只是还不允许堂食，大刘这个饭店师傅便开始做起了盒饭。

开始几天，大刘做得风生水起，控制成本和调换花样让员工和老板都非常满意，谁吃过粤菜的盒饭呀。慢慢地，大家有了挑剔，有人想吃丝瓜蛋汤和鱼圆汤，大刘很生气，他特意下了功夫和成本在汤里，广州老火汤闻名遐迩，这帮打工的一点都不买账。有些人为了计件工资高点，吃饭飞快，喝汤更谈不上品了，咕咚一口，当茶水喝下，根本不记得里面放的是啥。倒是天天跟大刘说以前本地厨子做的白肉和糖醋排骨。大刘一听，兴奋至极，早说啊，这都不是问题，热火朝天，又切又炒，做出来众人还不满意。说做得不地道，白肉太薄，排骨都是骨头和勾芡，没有肉。

大刘眼睛睁圆了，蒜泥白肉是地道川菜，你看我这刀功，切得多薄，咬一口回味无穷啊。老板听了啼笑皆非，哪里是回味无穷，这几天加班大家都满嘴燎泡，辣菜下饭，同时嘴里也疼啊。排骨做得像咕佬肉，裹了一层厚厚的壳，大家只想吃饱饭，没空去比较不同菜系的精髓。

大刘听完颓得不行，自己也郁闷了。于是让员工每人写一道想吃的菜，大刘看着菜单感觉像淮扬菜，于是慢慢开始学做自己原先看不上的菜系。第一天吃下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说自己都快emo了，好吃吃自己妈妈煮的。大刘问，啥是emo？人家笑笑没出声。猪油渣大头菜被大刘煮成了咸菜炒豆板，看不到油渣的影子，干巴巴的没有汤水。当地的油馓子炖蛋变成了油面蛋糕，吃一口都是馓子，咂不出一点汤汁。肉丁毛豆做成了粤菜，原本应该用五花肉炒出点肥油，结果大刘用的是腊肉丁，那叫一个硬啊，吃得每个人都生气。

到了第三天，大刘一到饭点就想死。他尽力做出来的菜越来越得不到认可，有人主动告诉他菜的做法和形态，他听完便大呼：粤菜不是这样的。众人回应，我们不要粤菜呀，我们要清爽清淡的。于是大刘多做了素菜，众人说没有荤菜饿得快，要吃肉。大刘火了，你们不是要清淡的吗？老板出来打圆场，荤菜也可以做得清爽一点的。好几天以后，大刘才明白，他们不是不喜欢肉，而是不喜欢粤菜特有的调配。

在经历了小豆甜豆是同一种豆，芸豆腐豆不是同一种豆等等一系列乌龙之后，大刘天天看网上的通告，盼着能早日解封。这方寸的食盒就是一座围城，他被绳子捆着，能动弹，但施展不开。



木香幽幽
吴吉霭

难以忘怀的乒乓赛事

□钱泽麟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能够产生世界冠军的南通，必然是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广泛深入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通的乒乓球运动还算开展普遍，水平也比较高。以李仲法为首，毛君佩、习尔漠、郑致祥、汪继宗、张国权等一批乒乓球好手组成南通市队，经常在文化宫练球、比赛。

大约在1956年，由全国乒乓球男子单打新科状元杨瑞华领衔的上海市队来通比赛表演，在通城掀起了一股乒乓球热潮。大将风范的杨瑞华左推右攻，基本功扎实、动作洒脱，一上场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而对阵的李仲法虽然动作不够正规，但他八面起板，球路刁钻，打得杨瑞华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南通市冠军打败全国冠军，在南通市引起轰动。

李仲法随后担任市乒乓球队专职教练，培养出了毛炳均、赵宗喜、季求群和潘学文等我市第二代乒乓球好手，他们在1959年的南通地区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囊括了男子单打前三名。

第三代乒乓球领军人物要数蒋德才和张俊发了。

大约是1960年吧，年仅15岁的蒋德才就取得南通市冠军。随后，他和张俊发又荣获江苏省少年双打亚军。1962年夏天，张立宜教练率市青少年队去泰州市比赛，成员有青年队的赵宗喜、季求群，少年队的蒋德才、张俊发和我。泰州市大街小巷贴满了比赛海报：泰州青年队——南通市队。说我们是市队也有理由，就我差些，其他人基本上可算是市队水平的运动员，体育馆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五人对抗名单一公布，我发现张立宜让我排在第5单打。一般来说，这个位置至少是队里中等水平的运动员，万一前面打成2比2平，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张立宜看到对抗名单后说，对方是市队，主力都到了，大家放开打。张俊发悄悄和我说：对方压阵的王星元是全市冠军。

轮到我上场时，前面打成了2比2平。王星元约莫30岁，与我市的李仲法打法和水平差不多，今天难赢他了。当然，能赢球是能力、敢争胜是魄力，不

失去最后一分，我是不会认输的。第一局王星元胜出、第二局我险胜，打到第三局，我轻松自如了，打成19比16领先，而且是我发球。发球是我的强项。我用发上旋球的动作发了一个急下球，王星元习惯性地一挡，下网……我心想，胜利在望了。未料，裁判员一伸：“发球犯规，失分，17比19。”一直未判我发球犯规，关键时刻突然判了。我再发一个近网短球……“发球犯规。”话休絮絮，一直判到19比21，我输了为止。

我和队友们惊呆了，在场的观众都诡异地笑了。我输过球，但从来没有这样输过！失败，让我看到输赢之外冰火两重天的风景。

1963年，我和潘学文当了体育兵，参加了炮兵体工队乒乓球队。潘学文也是我市少年队的，他曾在江苏队集训过。约有14个军级单位的部队乒乓球队参加原南京军区赛区的比赛，我市队的季求群参加铁道兵球队，在济南军区比赛。还有我市少年女队的潘淑琴作为江苏省军区的选手，在我们赛区参加女子团体赛。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1964年夏秋季，原南京军区赛区先进行团体比赛。我们炮兵队实力是比较强的，有省队的潘学文、有全军单打比赛第三名的康乃兆，还有横板选手张祖龙，加上我共4位主力队员。比赛采取三人团体。14支球队互相不够了解，我们在与浙江省军区队比赛时考虑让我停赛一场，让横拍小张上。未料，对方很强，我队以4比5败北。后来对阵上海警备区队，发现该队已胜了浙江省军区队，如果我们再输，就会落到三四名或之后，上海就是冠军；而我队胜了，就可能是浙江第一，我们第二。队里安排我打一五九位置。如果打成4比4平，又是我打最后一盘。

还真的打成4平，我又压阵了。对方也是安排的第一主力，一位横拍选手，在先前比赛中他鲜有败绩。我对横拍打法不怵，前两局打成一平，第三局打成16比19，我落后。好在我发球，这次没有让历史悲剧重演。我利用旋转变化的发球及发球抢攻，连拿5分，以21比19逆转取胜。

团体赛我们取得亚军。单项何时

比赛待通知，所以球队暂时解散。而让我担任炮兵乒乓球队教练的两个任务：一是下基层部队选拔队员；二是指导炮兵司令部首长的子女打球。两三个月后消息来了，说是林彪批评罗瑞卿的体育大比武不突出政治，所有比赛停止。我便要求下部队。“文革”开始，我又调到无锡军管会宣传队，直至退伍，分配到南通造纸厂工会工作。

这时17岁的张俊发已于1965年取得全市工交系统第一名；1970年及以后，他又多次荣获南通市冠军。我通过厂领导先后把张俊发、蒋德才和季求群调进厂来。这基本上就是市队主力阵容。在市里比赛我厂屡获冠军，曾先后战胜了如东、海安县队和南通专区联队。厂里还举办乒乓球运动会，普及乒乓球活动。新秀周金侃在对外比赛中竟然打败了对方的一级运动员。市体委很重视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有一次以蔡振华、杨川宁为首的江苏省乒乓球队来通表演，特地安排到我厂来比赛。当然，我厂队负于省队了，但输得不难看。

20世纪70年代初，市体委张立宜科长抽调张俊发担任市队教练，男队有毛炳均、赵宗喜、季求群、潘学文、唐春生等，后又陆续充实了施明政、侯恩煊、张春熙、黄小旋、朱远源。还有女队钱玲、卜莉莉、徐建和、朱明星，以及黄素兰、孙晋康、吴应凤、刘学征、冯美容、吕少骅等人。

1973年，江苏省队打完全运会后到全省各地巡回表演和比赛。与我市比赛当日，1500多座的灯光球场票位抢售一空。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呐喊声中，张俊发有如神助超水平发挥，两次战胜省队运动员。据说这是省队在巡回赛中的唯一败绩，张俊发受到球迷和粉丝的热烈欢迎。

2017年清明节期间，张俊发和崇川区乒协执行主席张利民邀请我去参加南通乒乓球友追思联谊比赛活动。原来是为了纪念已逝去的乒乓界人士李仲法、张立宜、郑致祥、季求群、蒋德才、谷良春、梁国荣等20多人，每位的家人，或亲友、同事组队比赛。可以说，这20多位都曾经是我的老师球友呀！现场观看的我，不仅难以忘怀，简直是刻骨铭心啊！

